

美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美〕 乔易斯·科尔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美国与世界资本主义 经济危机

[美] 乔易斯·科尔顿 著
陆 力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

美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美] 乔易斯·科尔科 著

陆 力 译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875 印张 157,000字

1977年2月第1版 197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4071·25

定价: ~~0.42元~~
0.73元

(内部发行)

Joyce Kolko

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CAPITALISM

Beacon Press, Boston, 1974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美国和世界经济：二十年的概观	(10)
第二章 跨国公司：国际资本的集中及其意义	(45)
第三章 货币和美元危机	(76)
第四章 各工业国家进退两难的“经济奇迹”	(110)
第五章 第三世界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160)
第六章 苏联集团、中国和资本主义危机	(200)
结 论	(236)
译后记	(241)

导 言

经济学与其说是“沉闷的科学”，不如说是沉闷的科学家所小心捍卫的社会制度的基石。现在仍然有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披着内行和专门术语的外衣，把构成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那些基本事实和相互关系当作互不相干的，或是不可理解的东西。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关系的探讨就是无关痛痒的。这门学科不是单调无味，相反，只有研究人类生活最基本的方面时，它才带来强烈的兴趣。因为世界经济的讨论涉及战争与和平、阶级结构、社会动乱、剥削、革命斗争、贫困与富饶等问题，而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对经济制度产生反作用。因此，要想了解当前世界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有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就必须探究当代世界经济的动态。

讨论世界经济也就是讨论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彻底和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是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骨架。这种制度的特点在过去的七十五年中所发生的变化并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大。虽然工业部门与部门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实力有了重大的变迁，这个制度的目的和动力却大体依旧。我的论点是，这些基本动机和经常起作用的动力乃是当前危机的根源。许许多多的著作，甚至是

左派的著作，精心炮制了各种新资本主义的理论，散布了一整套新行为主义^①科学的概念，并与跨国公司的宣传家们一起，几乎甚至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动机的利润一笔勾销。

因此，在探讨国际政治经济的某些问题之前，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首先集中在资本主义最普通和最明显的特征上，这就是：追逐利润，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成了商品，以及这样一种事实，即资本主义计划化是不能奏效的，而正统的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尝试只能由于公司与公司、工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无情的竞争而引起新的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总是采取行动捍卫它们最强有力的成分。尽管有声有色的表演者布满舞台，尽管它的活动造成了无数悲剧和死亡，资本主义却是一个最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制度。它与其说是一种不正当的谋划，或者甚至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不如说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为保卫或扩张他个人的利益和利润而行动。没有任何人要战争、衰退、通货膨胀和所有其它随之而来的危机，这些灾难归根到底是保卫个人以及国家和阶级利益的反作用的结果。记住这些内在的和不可矫正的特性，不仅对当代危机的大多数事件，而且对其解决方法都会看得比较清楚。

虽然歌颂新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散布的思想迷雾会模糊

^① 行为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中的一个流派，兴起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美国沃森（J. B. Watson）为代表。认为人的行为完全取决于外部条件，而不是出自内心世界，否认思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发展成各种“新行为主义”。——译者

人们的理解，但现实总是现实，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都生活在现实之中。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动因仍然起着作用。这种模糊是资产阶级的产物。除了在资本主义制度遭到最严重的破坏的时候，资产阶级只能通过字里行间间接地觉察到这种现实。

尽管资本主义的这些重大特性自然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尽管过去二十年来其实力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统治因素，而它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对其它地方的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但是在分析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中的美国经济时，不能把讨论局限于几个月或几年之内，这只能反映一时的繁荣和六个月之后的严重衰退，随之而来的是同样短期内的经济活动的“回升”。不稳定的世界经济情况可以从一个使人主观相信有利可图的时期迅速转入危机和衰退。然而正如保尔·马蒂克所强调指出的：“资本的停滞不可能有物质的原因，因为现有的物质生产力（劳动力和有形的工厂）没有因危机而发生改变。它也不可能从物质的生产过剩中找到原因……因为在这方面，世界显然是投资不足，没有足够的生产手段来满足世界人口的甚至是最低的需求。”〔1〕

因此，重要的是确切地指出那些根本的结构问题，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地重新显现出来，它们的基础是世界部分地区死亡和破坏的加剧，从而造成另一地区的繁荣假象。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在全世界产生着种种政治决定，而且也适应于政治决定。在不断的压迫和掠夺导致全球冲突的世界里，美国并没有必要发动或者制造一场战争；它只不过以这种或那

种方式对冲突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往往并不取决于它所处的经济环境、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经济的“过度扩展”或停滞，或者当权者对这类状况的害怕心理，这些从来都不是直接实行对外军事干涉或者发动战争的原因。但是，一般的经济状况和主要决策人对它的关心能够限制政策的选择，或者更自由地实行基于其它考虑和判断而制定的政策。总的经济背景对以下情况也可能具有决定作用，即那些直接基于其它非经济考虑而采取的决策是否会遭到实力集团的反对。换句话说，如果当经济普遍处于下降或衰退，而世界的一部分地区又发生政治危机时，作出大规模干预的政策决定就不会有多大阻力。工业从政府的新订单中积极寻求利润，这些新订单是大规模的军事卷入所固有的。毫无疑问，从来不会明确作出发动一场战争以推动经济走出衰退的决定，只不过是那种经济状况鼓励或者不阻碍冲突的扩大。例如，如果朝鲜战争发生在世界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扩充、对美国的商品和劳务有高度的“有效”需求的时候，这场冲突就会大不一样。但是战争过程本身除了对千千万万人造成难以忍受的恐怖之外，更加重了经济压力，使整个制度长期受到损害。

虽然对决策的性质在过去许多著作中已作过仔细的研究，但在由于存在互相冲突的势力而分裂的社会中，显然，对某些人是明确的分析，对另一些人则会是有争议的。某些假定，如统治阶级的本性、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决策的过程，构成了本书的基础并指导着我的分析。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不需要对统治阶级有所了

解，而且往往在他们关于经济增长、发展、金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的研究中甚至对突然介入的政治事件也无须了解。从物质环境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既定的”，他们或者鼓吹它的“法则”，使之尽量不受限制，或者想用政府的福利措施和财政政策来修饰这种制度或使它合乎人性。但是他们一直把经济学与社会的其它方面，如政治和社会方面分开，分别认定在先进的工业国，这些方面是“自由民主”的。

对其他人来说，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明确的社会制度。它的活动触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组成利益不可调和的明显的阶级结构。对这些人来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或被外国公司统治，而且是把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

在词汇从作为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口号演变的过程中，诸如“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帝国”之类的名词的现实意义会引起不少混乱。我想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最后的决策，象军人或“官吏”之类的社会名流是没有份的，他们象警察和政客一样，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奴仆。把统治阶级分为金融、产业和地区集团会使人迷误。统治阶级在维护“帝国”方面并没有共谋。在讨论帝国主义问题时，把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割裂开来也是无益的。左派的一种流行的、虚伪的、牵强附会的意见认为美国的统治阶级现在分为两个地区性工业集团：东部的洛克菲勒集团和向它挑战的西南部银行-工业集团。它们为控制政治权力而互相斗争。这种简单化的概念，无论是在分析上或经验上，都只能把美国决定政策的过程搞混乱，而不会说清楚。例如，把

尼克松同“西南部工业-银行集团”联系起来，作为“东部洛克菲勒集团”的对立面，就严重地歪曲了分析，并忽视这样一件明显的事实，即在1969—70年尼克松实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时，削减了五角大楼的订货，这首先并最严重地打击了西南部的工业。美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划分为以贸易为方向的工业集团和保护主义势力集团，而这迄今仍然是主要的区分。但是这两种势力内部的各个集团在发生冲突时也是很激烈的。

统治阶级的决策，或是它们之间的争执，都不神秘，甚至没有什么思想理论。它们的目的甚至不是扩充美国的实力——“帝国”本身，它们的目的是，而且必须是扩张它们本公司的利益。统治阶级的大多数成员一般并不宣扬他们的政治权力，而且在一般社会问题上，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甚至认为他们自己不过是一些“公民”。如果不考虑他们的经济作用，到很可能是如此。但是在关系到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时，他们就毫不迟疑地作为有权势和有影响的政界人物而活动起来。各公司的资本家必须、而且事实上也是只考虑他们公司的利益。当他们离开公司就任政府职务时，他们一般必须为集体的、共同的活动来考虑整个情况。但是他们的日常活动仍然大部分是处理特定工业部门的利益，除去属于所有资产阶级决策人行动前提的那些没有异议、无须多加思索便可采纳的设想。他们很少有闲暇或爱好去考虑宏伟图景，而这种宏伟图景在后来的岁月里却往往越出原有的蓝图而影响他们。这部分地说明决策人看到对他们的作用所作的历史评价时所持的疑虑态度。但不管学术界怎样想找出政府决策

（特别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每一其它动机，人们只需偶而查阅《国务院公报》这一不属商务部而属对外政策方面的机关刊物，就会发现所讨论的绝大部分问题是经济问题，读者则是企业家。

在本书中，我谈到美国统治阶级中占支配地位的阶层。这个阶层的最好说明是五十家到一百家工业公司和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集中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工业和金融实力的一半以上。国家的作用，整个说来，就是增加实力最大的阶层的利益，并在具体争端上照顾特殊势力的需要。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实力最强者通常占上风。但当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施加他们的影响时，他们对具体争端的影响往往大多被抵销，这时可能又在酝酿一次危机，于是就需要重新作出反应和采取行动。这个过程是能动的，不易依地区性集团的利益归纳为完整划一的公式。然而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偶然的”趋向，或者说决定是随随便便地或根据某种空想作出的。因为这些决定符合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物质需要。当发生利益冲突时，他们为了谋取利益会玩弄许多奸诈手段。但他们的这种冲突不是什么在各地区性集团，而是在追求利润的各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但是，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并不能以专断方式对国家发号施令。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太多了，使他们不能这样干。只有当左派真正构成威胁时，各资本家集团才会联合起来以维持极权统治。

在本书中，我认为物质利益，而不是思想观念，才构成决定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如果对各种历史事件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解释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我认为这是由于还没有得到全

部证据，我也不去寻找思想意识上的原因，就如同一个科学家对未知的现象不作神秘的解释一样。从意识形态上寻求解释的例子，是数不清的，它们或者出于无视物质利益，或者出于不可人告的动机，对每桩事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开始描述到最近的区域性战争。意识形态是覆盖在物质利益之上的面具，它被用来愚弄人民，但从未真正影响到统治者。当它对他们的利益不再有用时，他们就把它丢在一边。有了这样的洞察力，对“冷战”年代后出现“缓和”就用不着感到吃惊或困惑。这样一个变化对统治者并没有什么损伤，受到损伤的只是那些曾为他们过去的需要服务的思想家和官员们。对于统治阶级亦即那些注重现实的世故人物来说，这是一个物质利益问题。可以塑造新的思想体系以适应新的需要。

若干年来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讨论，从货币危机、跨国公司或能源“危机”，到国际收支和贸易逆差，已经越出报刊金融专栏和商业出版物的范围，成了普遍注意和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家成了接受咨询的预言家，以指明将来的发展。但比预言更重要的是了解原动力的作用和把表面上毫无联系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综合起来。货币危机的性质和处于不稳定局面中的欧洲美元的意义如何？它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发展的？越南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和经济对战争的影响如何？跨国公司这种新的巨大公司对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全部意义如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来，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对手的超级大国，但是现在显然欧洲和日本已能与它的长处相匹敌。相对地位的这种变化的根源何在？这些新的大国的力

量巩固程度如何？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斗争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曾导致世界战争的爆发。迫切需要联系其它经济发展来研究它们当前的贸易冲突。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经济发展所能产生的阶级冲突的性质和当前工业经济中工人阶级的作用。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密切相关的是第三世界的命运。世界上广大尚未工业化的地区二十年来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反过来，第三世界对缓和工业资本主义危机有多大的潜力？以及经过几十年的封锁后，我们现在应该怎样评价苏联集团的一体化和中国对世界资本主义寿命的影响？

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事实上是密切相关的，它们是这本小册子的中心。我不自命能作出全部解答。我试图把这本书只限制在有关美国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少数重大问题上，并且尽可能简要地加以探讨。显然，对如此广泛的问题进行详尽的说明需占用成千页的篇幅。我希望在这里我至少能提出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弄清对危机或联合有什么新的压力。

附 注

[1] 保罗·马蒂克：《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界限》(Paul Mattick, *Marx and Keynes: 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波士顿，1969年版，第70页。

第一章 美国和世界经济： 二十年的概观

即使是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十分了解的人，要阐明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的原因，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更不用说预测危机的特定形式和时间了。的确，有许多相互作用的势力，可以使掌握国家或经济，或同时掌握这两方面的实权人物作出绝然不同的反应。世界资本主义起决定作用的特征之一，与其说是控制和秩序，倒不如说就是这些无数矛盾因素的互相作用。但是，要对在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中起作用的所有因素进行估价将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在这一章中，我只想以最粗略的轮廓概述一下朝鲜战争之后经济的某些发展，并且较详细地着重说明近五年来所发生的政治经济事件和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所谓经济周期波动的反应所造成的，而这些相互作用成了一种典型，它决定着当前世界经济活动的环境。

1954年到1964年

就政府和经济周期之间经济上的某些相互作用作这样粗略的论述，决不能说清自朝鲜战争到印度支那战争这十年的

真实情况。虽然那十年比起以后在越南的空前残暴的年份来有所逊色，但是仍然有其野蛮镇压的成分。除了全世界广大工农劳动者所遭受的命运，即不同程度的未引人注意的经常剥削以外，在一些地区，如越南、危地马拉、马来西亚、刚果、中东、菲律宾、朝鲜、巴西和阿尔及利亚，还进行了残暴的和持久的镇压。

在美国，这也是思想一致和自鸣得意的十年，他们从十年的历史观点出发，不仅颂扬资本主义的活力，而且还赞美它的仁德，而这种观点是与强烈的、本能的反共主张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为向欧洲和日本大量输出美元，即所谓“海外采购”^①和“防务支援”作辩护，同时也为海外驻军作辩护，认为驻军费用归根到底以亿万美元资助了当地经济，促进了它的恢复、增长和它对美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增加的货币供应量使世界经济有可能大规模扩张，这种情况在朝鲜战争后持续了四年，同时美国联邦预算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及通货膨胀也逐年增长。朝鲜战争引起的美国经济的增长，一直继续到1956年，那时的国民总产值比1950年增加了25%。许多工业(如：铝)的产量从1950年到1955年增加了一倍以上。国内1955年到1956年的投资高潮反映了华盛顿当局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反映了大量的军事开支和输出顺差。在这几年里，美国国内外的公私部门，都对美国的生产能力产生了强烈的需求。

1957年，美国政府由于对持续的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和

^① 原文 Offshore Procurement，指美国在海外订购或生产的军用物资和产品。——译者

国际收支逆差感到惊慌不安，决定采取措施，通过强力限制信贷供应的传统办法和急剧削减防务开支来遏制扩张性的繁荣。当联邦储备银行提高利率时，国防部也突然通知它的最大的二十五家供应厂商，它已不能偿付现有的定货，更不用说新立订单了。同时，紧缩货币的政策限制了贷款，使许多公司除了取消定货之外，就没有别的选择。这些政治决策只能加剧某些在经济中已经起着作用的因素，如利润率的下降。事实上，这种决策不是任意地作出的，因为政府当局已了解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危机。这次不仅由私营公司，而且由政府本身采取的、削减庞大的信贷需求的尝试，如果说仓促了一些，却是传统的做法。联邦储备体系的负责人认为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遏制通货膨胀性的繁荣。其结果几乎造成一场经济恐慌，并导致了1957年到1958年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到7.5%，生产急剧下降，在1957年4月到1958年4月之间，耐用品^①下降了27%，汽车和钢铁下降了40%。

1958年后期，在惊惶失措的企业界的压力下，政府才假借虚构的“人造地球卫星危机”^②发表了一项新的政策，采用了刺激性的消费措施（首先是增加军费开支），并把预算赤字从二十八亿美元提高到一百二十四亿美元。这个微小的繁荣也是依靠新的工业库存积累来支持的，这种积存占国民总产值增长的60%。这时，政府又一次由于赤字而感到担心，于

① 在美国统计上常常把消费品分成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所谓耐用品是指使用时间比较长、比较耐用的消费品，如小轿车、电冰箱等等。——译者

② 1958年，苏联第一次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这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称之为“人造地球卫星危机”。——译者